



# 为凝望宇宙的人赋诗

□ 周颖

诺兰试图用电影解释人类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的头脑和选择，于是有了《奥本海默》；在此之前，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已经尝试过用文学解释同一件事了，于是我们读到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一部基于真实事件的虚构作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几个短篇的形式，讲述了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天才数学家格罗滕迪克和望月新一、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以及量子力学界的天才们德布罗意、海森堡和薛定谔的故事。

当绝大多数传记作者都在一退再退，试图隐藏自己，尽力客观、节制地还原书写对象的一生和生活经历时，该书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它模糊了传记、小说、历史纪实、回忆录的边界，以一种修辞的、丝毫不避虚构的叙事策略，用精简但极富感染力的文学语言，试图向普通人解释：那些最迷人的头脑如何迈过荒原，探索和对宇宙之问；那些人类最高贵的灵魂如何思索人类共同体的幸福，并承担凝视深渊的苦难；又是如何同身体、疾病、疯狂、时间殊死搏斗的。这当然是对人物传记的重构。

我们将迎面撞见怎样惊心动魄的心灵？

在本书开篇《普鲁士蓝》中，弗里茨·哈伯从空气中将氯气提炼了出来，他在一夜之间解决了引发全球性饥荒的肥料短缺问题，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也是哈伯，在一战后被列为战犯，他开启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毒气攻击让1500名法国士兵瞬间死去，身体连同马厩里的牛、虫于一道变成黑色；他还成了二战中德国毒气袭击新战法的创造者。他写信给妻子，说自己“感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内疚”，但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么多人的死亡中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是他担心自己“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世界的未来将属于植物”。人性才是摆在所有天才创造的“0”前面并赋予其价值的那个“1”。天才一旦在惊人的禀赋中迷失自我，悲剧、疯狂和失序便接踵而至。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很少有一本文学书籍，这样不遗余力地释放着物理学和数学的魅力，并将科学的奇幻感、宇宙的辽阔感超越学科的障碍传递给普通读者。德军中尉卡尔·史瓦西在俄国前线指挥着一支炮兵部队，他第一个在战壕里把广义相对论的精确解算了出来，寄给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只要物质被压缩到一个足够小的空间里，任何物体都可以生成奇点，奇点位于时间两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史瓦西预言的黑洞，“可以把空间像纸一样揉皱了，像熄灭烛火一样熄灭时间，任何物理力或自然法则都不能让它们幸免”。这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从小痴迷光，28岁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仿佛被时间追赶般，他一生惊人地发表了120篇科学文章，直到饱受天疱疮、急性坏死溃疡性鼻炎困扰，被宣告无法医治，他活跃的头颅依然一往无前地催促着溃烂的身体写作。“我常常背叛天空，我的兴趣从未局限于月球之外、太空中的那些事物，而是顺着从那儿织起的那一条条线，滑向了人类灵魂更黑暗的区域，我们必须为那里送去科学的新光。”这是《史瓦西奇点》一篇为我们摹状的一颗睿智纯粹的灵魂，卡尔·史瓦西看见了战争和人性的残酷，企图探寻“人心的奇点”。

本书还刻画了关心更普遍意义的全人类的明天的数学家格罗滕迪克，讲述了物理学家海森堡的自我挣扎……作者试图探讨科学带来的飞升与坠落，试图表达人类世界的道德困惑，有时比科学的困惑更无解。

本书的愉悦阅读过程令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熟谙历史，更热衷于当戏剧家。他灵魂深处含自身血热的部分，是人类历史这具鲜活尸体上披覆的庞大而矛盾的文学浪漫气息。为此，他血脉偾张地书写历史必然性背后的偶然。与《人类群星闪耀时》相一致的是，在内容上，《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也关注那些影响人类社会或思想进程的人；在文学价值观上，它亦拥抱虚构的力量；在文学技法上，它大胆运用文学想象力为抽象的历史枝干一笔笔添上叶片及其纹理。对于书写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段冒险的想象之旅。作者在历史事件的间隙填充了大量虚构的细节，这些虚构削弱了文本的真实性，却让阅读生动起来。那些或令人敬畏或令人肃然起敬的灵魂，因而也越发血肉丰满。

在电影《奥本海默》里，奥本海默告诉爱因斯坦：“当我带着这些计算来找你时，我们认为我们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摧毁整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做到了。”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而奋斗的理想主义者，在创造奇迹后，哀戚地发现自己也可能毁灭世界。在这一维度上，本哈明·拉巴图特和诺兰做的是同一件事，用艺术解释科学，为那些凝视宇宙的人赋诗。

不对。文学并不着力于“解释”，它以迷人的表达呈现灵魂的高贵与冷漠、摹状生命的广袤与人性的复杂，带给我们的回味却是无穷尽的。期待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深爱的脚下的这片土地，总能孕育出多一些凝视宇宙的人。

家是人们的精神故地，在寒冷的季节眺望内心最温暖的所在。本期读书版推荐一部诗集、一本散文集，一起循着千年不变的月光——

# 望故乡

## 可回去的故乡

□ 范剑鸣

2020年前后，一位女诗人背着旅行包，来到了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村落。这不是她的故乡，而又是她的故乡。习诗伊始，她的诗中就充盈着乡土元素。月光下的橙花，蜜蜂在嗡嗡歌唱，一只白蝴蝶停在豌豆花上，雁群从落日的针眼里奋力穿过去。她钟情于旷野美学，讴歌野地上的小路、松林、草丛，也敏感于修葺坟墓的人的那件灰白单衣。

但旅行包引向的古村，比这一切更深远。她在诗歌中忠实地写下《有一个村庄》：“青砖黑瓦、马头墙、古民居群/一扇门后的标语/时间，在这里老去/生锈，又泛出生机/古桥垂下枯藤/一条小河，显得过分安静/于青灰的光中穿桥而过……”她放下了青春写作中那些个性化的生命气息，努力呈现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原乡。这并不是她的生身之地，而是一个族群共同的故乡。她跟着河流回家，发现古老的建筑已经复活，天南地北的游客都向它走去。

相对于早年的写作，她有了文化训练之后的雄心。她要写下“山河之美、历史民俗之美、文明文化之美，大众生活之美，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她要让“万物生灵，原貌展现”。她写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写下匠人、农夫和二十四节气。她不但写乡民的菜地和布衣，也写下异乡人的兴奋：直播中叫卖油纸伞的姑娘，种彩色油菜花的大学村官，弹琴歌唱的音乐老师，归乡的海员……大家似乎在这里遇到古老的桃花源，找到了失落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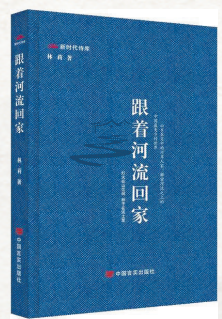
这不仅是可回去的故乡，而且是可回去的写作。

她似乎要写下新时代的“四时田园杂兴”。“我想通过它的状况，来揭示乡土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把这个普通且有典型代表的村庄全貌从古至今及至未来，以生活、风土、节气、民俗民风、人事、土

地情怀、生态文明、自然万物等为元素进行描绘、记录，形成一幅驳杂斑斓的图卷。”这些短制式的歌咏很快形成规模，前后历时七年，她把几百首诗歌分为序曲、风物、众生、节气、田园、大河六个篇章。她把诗集的名字叫《跟着河流回家》。

这位女诗人叫林莉，她虚构的乡土叫马溪，原型是江西的著名古村落。同样在“新时代诗库”丛书中，她的这种写作有着呼应——胡弦的诗集《水调歌头》也有相似的“寻根”意识，他的长诗《秘境》试图安顿那些“回不去的故乡”。“我去过一些古镇，它们/有的仍热闹，有的已空寂。/在那些老街上，有老房子，也有仿古建筑。/有打铁铺、糕点店、漆器店、香料店、祖传的手艺，/也有网吧、美容院、国学补习班。”诗人当然欣喜于古镇的复活。他还在运河文化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事物——“压舱石”。它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显然，这是一种受力传统、重塑传统的乡土写作。这种写作，正如希尼所说，是“一种保存本土传统的愿望，想继续向过去开放想象力的供应线的愿望，获得古人确认的愿望，社区生活方式延续性和看到受威胁的身份进行确认的愿望”。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希尼曾在家乡的界河中发现另一种物象——踏脚石，生发出一种脚在河石、头在天空的超越感。诗歌《界标》中的界河，就像汉德克穿越塞尔维亚看到的界河，但不止步于民族分裂的巨大感伤。希尼对于家国、乡土的处理更具有超



▲《跟着河流回家》林莉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越的意义。他肯定了英国与爱尔兰是两种不同的乡土文化，肯定了特德休斯、杰费希尔、菲利普拉金维护的英格兰文化，即母国文化，而也赞美叶芝、麦克迪尔米德、威廉斯等殖民地诗人的乡土意识，即趋向于爱尔兰的独立，但他也肯定一种贯穿他者、互相交融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为乡土写作带来新的价值指向”。

乡土，有个人乡土（即家乡，生养之地或居住之地）和民族乡土（即家国，地理意义或文化意义），而这两者往往互相交织。林莉的《跟着河流回家》，与聂鲁达的《漫歌集》一样，多指向于民族乡土。

林莉诗集中的马溪，与格罗克所居的村庄，几乎是一个村庄的背面与正面。格罗克的《村居生活》，完全不涉及

## 蓄满记忆的村庄如此美好

□ 刘诗良

书名美丽而诗意。她把笔触伸入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梅村，回到儿时的生活现场，复原一个孩子眼中看见的乡村景物、尝过的村庄美食、玩过的童年游戏和遇见的故乡人事，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她把浓浓的怀乡之情注入书写中。本书描绘出一幅梅村新旧诗意生态图，“既是一种对悠远农耕文化细节的追踪，也有着一种对淳朴乡村情调与民俗的致敬”。

全书分“一树梅花一溪月”“啖一口‘神仙菜’”“翩翩小儿郎，骑‘马’上学堂”“槎风吹，紫烟袅袅”四辑，父亲的一抹身影、母亲的一再叮咛、祖母的一碗宝贝菜、叔叔的一截鹅卵石墙，还有那一树梅花、一溪山月、一只白鹅、一声鸡鸣，以及会飞的蒲公英、好吃的南瓜花、小学上下课的铃声……这些在记忆里生根的生活情节和细节，串联起她艰辛困苦、懵懂无知而又天真无邪的乡村童年，拉开了一个人精神成长史的序幕。

《会飞的蒲公英》以蒲公英这一意象，

以小学时“书包上绣着几朵白色的蒲公英”，中学时“连衣裙上绣着一朵白色的蒲公英”，大学时母亲说我是“一朵会飞的蒲公英”为叙事脉络，从村庄里司空见惯的蒲公英，“白白的茸毛，风一吹就轻盈地飞了起来，飞呀飞，飞得老高老高……”引申到作者自己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求学之路，轻盈、质朴、鲜活，温情脉脉而又含义隽永，该文被选入长春版小学语文教材。

《一树梅花一溪月》既是书名，也是集中文章名。该文从梅村的美丽传说，发出梅村缘何没有梅花的追问，揭露村庄在穷困岁月乡亲顾忌于“梅”与“没”“霉”谐音，寓意糟糕而顾忌的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衷心渴望”。后来，梅村有了梅林，有了梅花公园，“一树梅花一溪月”也“成了梅村的一幅现实美景”。

《春风吹过鹅卵石墙》讲述了一个故事：叔叔翻了三年才翻出来的那截鹅卵石墙，如今被拆得一千二净，取而代之

之以“大众脸”的红砖墙。现在，红砖墙又被粉刷成雪白的“大众脸”。鹅卵石墙那朴拙、温馨和沧桑感消失了，而那恰恰是牵动游子心弦、牵回远飞的蒲公英的绵远乡愁。

含泪带笑的儿时记忆，似真似幻的故乡图景，如醉如痴的村庄美味，梅花溪月，山间荷塘，院中飞禽……故乡和童年，是多少人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梦境。

幸而有文字，校园内外的两棵桧树、一株缀满香雪海的梨花、一只追人的白鹅、一头陪人散步的猪、一湾给孩子乐趣的小溪、一口几经变迁的池塘，一块别有风味的腊肉、一道香软的酿豆腐……故乡的景物在笔下驻足，在纸上重生。

每个人的故乡并不一样，每个人的怀乡之情却一样浓烈。《一树梅花一溪月》无疑为记忆里的故乡做了一份永久档案，这是一曲关于村庄、关乎故乡的乡村民谣，吟唱着我们每个人那个遥远、美好而惆怅的故乡。



▲《一树梅花一溪月》潘小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故乡之美曾被多少人忽视。风雨经年，故乡还是那个故乡，那些曾经的人、事、物和生活场景，却在时光的酒杯里发酵，散发出迷人的芬芳，陡然发觉，蓄满记忆的村庄是如此美好而难忘。

潘小娟散文集《一树梅花一溪月》，

## 执想象的风筝飞往灵魂深处

□ 李玉芹

故事场景；音乐家胡廖夫化身音符……这些故事情节无疑向读者展示了作家绝妙的构思想象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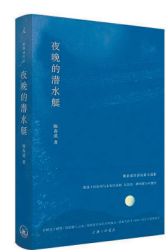
陈春成的想象虽然奇幻，却并非悬浮于空中，而是如风筝般，与现实世界有着切实的牵绊。比如，在《夜晚的潜水艇》一文中，作者描写了陈透纳想象中的潜艇于珊瑚丛林里拯救出一艘潜艇。种种迹象表明，那艘潜艇应是阿莱夫号。《传奇彩》中，作者亦安排了“我”与叶书华儿子见面，并从其口中得知了空白日记本的存在。《裁云记》中，生活在山林里的狐狸，也要扮成人的模样乘车、看电影。这些牵绊成为文章中重要的线索，联结起虚构与真实，在读者即将沉沦于虚幻时，便被作者手中牵引的风筝线拉回到现实中，恢复清醒。

陈春成用美妙的想象和诗样的文字为读者编织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盛宴。徜徉于故事中时，我们深深地被这场烟火盛宴的绚丽折服。却不知烟花易冷，注定要坠落熄灭。故事的结尾，作者给我们留下的，是童年时代迫于家庭压力而不得不搁置天赋的遗憾，是囿于生命短暂而对于人生理想选择的困顿，是保存在心底的故乡……

想象，在作者笔下是一朵朵绽放的烟花，更是引领读者窥探世界另一个维度的镜子。作者以想象为镜，照射出我们灵魂深处的真实世界。想象亦是真实——看不见的真实。在这个看不见的真实的世界里，装满了我们所珍视却无法完成的执念。或许，每一个成年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关于童年的未曾完成的梦想；每一个过早

脱离父母的人，都藏着一片需要反复寻找和证明的湖泊；每一个离家的游子，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每一个乐师手中，都曾演奏过并非出于本意的乐章。

幻想越盛大，灵魂越孤寂。通读整部小说集，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作者执想象为笔墨，带领我们一次次地触摸到了灵魂深处的自我。



▲《夜晚的潜水艇》陈春成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书事

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共收录包括《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裁云记》《酿酒师》《李茵的湖》等9篇短篇小说。作者陈春成生于1990年。细细品读整部小说集，发现其文章独树一帜的地方，便在于他奇绝的想象力。

“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快乐了。”作者在《夜晚的潜水艇》一文中这样写道的。的确，他笔下的人物及故事情节大都充满奇幻色彩。陈透纳以想象构建了一艘伸缩自如的潜水艇，在夜深人静时游走于亦幻亦真的海洋世界里；县城作家叶书华于梦境中得到的那支流光溢彩的笔，引领他写出了真正伟大的作品；在云彩修剪站工作的“我”，每日的工作是修剪出模样相同的云彩；以铸剑师为交汇点而产生了不同的